

委内瑞拉解放軍广泛出击

广大农民参加了武装斗争

【拉美社新闻稿】拉美社记者恩里克·洛佩斯·奥利瓦报道：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军事行动新计划：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部队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在一九六五年所贯彻的军事活动计划有下列几个重点：

一，消灭敌人的军队。

二，健全游击部队之间的联系和革命情报局。

三，使广大农民参加革命武装斗争。

四，建立民族解放阵线委员会和地区局。

五，保卫人民示威游行，全力支持人民反对生活费用上涨和政府新闻草案，争取释放政治犯和使委内瑞拉共产党和左派革命运动等

南达为印度当局逮捕印共党员辯解

对丹吉集团的叛徒行为表示赞赏

【印新处新德里十二日电】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联邦内政部长南达在三月十一日指责左派印度共产党进行秘密的准备活动，以便在北京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支持下在我国搞起一场“特仑甘纳式的战争”。南达是在总结人民院关于最近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左派共产党人的通霄讨论时说这番话的。

南达说，在国家正在从事防御准备工作的时候，他们却强调“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们就是这样在具有关键性的时刻“破坏人民的意志”的。

他指责左派分子从事中国文件的秘密印刷工作并通过平行的组织在国内进行活动。他们通过自己的报纸和杂志宣传下面这种观点，即“暴力革命是普遍适用的规律，通过和平手段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南达在对“右派”和“左派”共产党作出区别的时候说，他相信这种政治态度，政治上的归属和政治思想并不总是固定不变的，而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月十三日刊载美国《国民前卫》周刊记者贝却敌重访南越解放区的第八篇通讯，题为《访逃离西贡的皇族》，全文如下：

在我第一次访问南越的民族阵线地区时，我会到一批起义军官。在报道中提到他们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新闻记者总希望写得详细准确，把名字、军衔、部队番号都讲出来。可是这样做，就会给他们的家属带来无限困难，因为大部分家属还住在西贡，顺化或西贡控制下的其他区域。因此，我在第二次访问时，就想寻找一位能够由我介绍而不怕有家属受到牵累的人。

我发现阮永库上尉是位理想人物，他的原属部队是驻在西贡的南越总补给处的工兵科。他的姓名和军阶都是真的。阮永是过去顺化皇族的姓氏。他是前皇帝保大的近亲，而在皇族地位大致相等，是保大堂弟。他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奔向解放阵线。至于他为什么不怕家属受到牵累，是由于他成功地使妻子和十三个孩子都带到了解放区。换句话说，从我的观点来看，他是个十全十美的采访对象。

原在吴庭艳军队任中尉

阮永库四十一岁，相貌英俊，古铜色的面孔，显得坚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颈上系着一条丝巾，显然是个城市里的人。初初看他，似乎他没有什么必要理由起义。在后方当一名挺舒服的工兵补给

亚非拉人民武装日益活跃

英报报道

馬來亞人民武装牵制大量政府軍

“马来西亚”傀儡政权感到不安，加紧同泰国勾结镇压人民武装

【本刊讯】英国《卫报》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从吉隆坡发回的一篇电讯，标题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合建军事基地》，摘要如下：

将要在曼谷以南大约四百英里的假日休养地宋卡建立一个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联合军事基地，以加强搜捕陈平领导的秘密共产党部队。

根据警察当局的官方估计，仍然呆在泰国南部边界沿线森林里的恐怖分子的数目为四百五十人。但是根据情报当局发表的澳大利亚皇家步兵团第三营人员（直到去年圣诞节前不久这支部队一直在对陈平的部队采取行动）的估计，共产党部队约为一千二百人，共分成三个团，即马来解放军第八团，第十团和第十二团。

警察当局很可能是估计过低了，因为在马来亚中部和北部的许多前恐怖分子曾经获悉是失踪了，而据认为已经又重新回到他们的老部队里去。

这些共产党是对马来亚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威胁，他们目前不仅牵制了马来西亚陆军中的第一流英联邦丛林战士，而且还

是会改变的。“苏联已发生了健康的变化；南斯拉夫则有一些诱人的特点。根据我的经验，我对印度共产党右派成员对各种问题所持的具有建设性的观点是有些赞赏的。”

印度喀拉拉邦邦长

竟拒绝释放当选議員的印共党员

【印度报业托辣斯特里凡得琅十四日电】喀拉拉邦邦长吉里对南布迪里巴德说，被选入邦立法议会的二十九名左派共产党人是出于保障印度安全的原因被拘留的。只要这些理由仍存在，就不存在释放任何人的问题。

这位邦长是在给南布迪

里巴德的一封信中说这些话的。后者现在正在埃纳库拉姆。他曾在星期五（十二日）写信给邦长，要求邦长作“必要的安排”使那些被拘留的左派共产党人能够参加左派共产党立法会议员定在明天在特里凡得琅举行的选举党团领袖的会议。

他希望，随着时间的发展“将能出现一个脱离外国轴心，彻底下决心支持议会制度与和平的，合乎宪法的方式的印度共产党。”

伪軍軍官帶領全家逃离西貢弃暗投明

——貝却敌訪問南越解放区通訊之八

阮庆的政治才干等于零

“倒吴政变出现了，我们对此怀有很大希望：可是不久，我们看到同样腐败的人物在最高地位上出现——给法国人，给美国人服务的人都出来了。阮庆登台之后，情况还是一样。我们知道，他作为一个军官，没有军事才干，搞政治，则等于零。到了麦克纳马拉带着他巡行南越各地，并公开称之为‘美国在南越的人’，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就更加明显了。他在军官之中毫无声望，凡是有一点点爱国主义的人都看出来，阮庆不过是吴庭艳的翻版，美国的走狗。”

“自从吴庭艳倒台以后，”阮永库说，“我们军官兄弟们甚为苦恼，他们虽是职业军人，对于军队的前途却毫无信心。到了那个时候，军队已经不再是一个坚强的集团，而分成许多派系，不是按照对于国家是否忠诚而分派系，而是按照对每一个人是否能够上台的估计而分派系。这与军事接连失利和解放军实力增强，同时出现。”

美国军士大过南越尉官

我问到美国和南越军官的关系。

筑桥组的一名南越中尉的事，他的任务是将申请器材的书面转呈上级。阮永库说，“就算他为了建造新桥申请一部打桩机，也必须通过三关，第一关是派到他本组中的美国军士；然后是基地的美军上校；然后是总参谋部。就算申请书有了他的签字，有了美国上校的签字，而没有那名美国军士的签字，也就必遭驳回。事实上，美国军士拥有对南越尉官的否决权。有一次，那名美国军士把中尉的申请书撕成粉碎，一把抛到中尉的脸上。”

“这一类事件，每一天，在全国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部队中都不断发生。人与人完全是隔离的，不仅是美国人与我们之间如此，就是他们与菲律宾顾问之间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基地的一个部队里有一个美国军官，他有专用厕所，每次用完，都用锁锁好，菲律宾的两名军官都不能使用。”

我问他，他起义过来，有什么必要的私人理由？

“在部队呆上十年之后，我看清我和我的家庭都没有前途。西贡政权本身是腐化的。我有十三个孩子，八个是女儿，最大的二十岁。坦白地说，我不喜欢美国大（下转第三版）

【美联社利奥波德维尔十四日电】利奥波德维尔的美国军方人士星期日认为，由星期六从刚果的一个作战区撤出一名受伤的刚果陆军中尉一事是意义重大的。

这名军官是在克韦卢省的伊迪奥法附近巡逻时受轻伤的。

这位人士说，“一年来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行车途中没有人受伤的消息。”

这位人士又说，克韦卢仍然是一个危险地区，在叛乱分子一年前发动叛乱之前住在那里的居民仍不适于返回该地区。

【法新社利奥波德维尔十四日电】一位消息灵通人士今天在这里说，刚果（利）政府已宣布中央盆地省处于紧急状态。

据信，这个省的居民们是由于所谓的公共事务的没有得到妥当处理而要求宣布紧急状态的。

美

军方人士惊呼
刚果（利）克韦卢是「危险地区」

朴集团策划的汉城反共会议延期

【法新社汉城十七日电】据今天这里获悉，拟议的亚洲九国外长会议（目的是建立反共阵线）将不按原定那样于四月间在汉城举行。

南朝鲜官方人士承认，这是由于可能参加的国家对这样一个会议的性质和议程有分歧。

上周在曼谷举行的大使级预备会议上，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日本和新西兰保留了它们的意见，而国民党定在明天在特里凡得琅举行的选举党团领袖的会议。

主张。但是南朝鲜官方人士拒绝承认整个计划可能要作罢。

【合众国际社汉城十六日电】外务部人士今天说，原订四月间在这里举行的亚洲和西太平洋国家会议，将推迟到六月。

【法新社华盛顿十六日电】南朝鲜外务部长官李东元星期二在这里对记者说，他认为目前通过谈判取得解决越南危机的任何办法是“不能想象的”，必须首先在军事上击败越共。

“坏极了，”他答道，“根本没有调和的可能，只要是一个穿制服的美国人，不论军阶高低，总自动地要比任何一个穿制服的南越人为神气，这谁受得了？”

他提出许多例子，其中之一是筑桥组的一名南越中尉的事，他的任务是将申请器材的书面转呈上级。阮永库说，“就算他为了建造新桥申请一部打桩机，也必须通过三关，第一关是派到他本组中的美国军士；然后是基地的美军上校；然后是总参谋部。就算申请书有了他的签字，有了美国上校的签字，而没有那名美国军士的签字，也就必遭驳回。事实上，美国军士拥有对南越尉官的否决权。有一次，那名美国军士把中尉的申请书撕成粉碎，一把抛到中尉的脸上。”

“这一类事件，每一天，在全国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部队中都不断发生。人与人完全是隔离的，不仅是美国人与我们之间如此，就是他们与菲律宾顾问之间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基地的一个部队里有一个美国军官，他有专用厕所，每次用完，都用锁锁好，菲律宾的两名军官都不能使用。”

我问他，他起义过来，有什么必要的私人理由？

“在部队呆上十年之后，我看清我和我的家庭都没有前途。西贡政权本身是腐化的。我有十三个孩子，八个是女儿，最大的二十岁。坦白地说，我不喜欢美国大（下转第三版）

葛罗米柯同斯图尔特继续会谈

路透社說苏方原则上同意重新召开日内瓦裁军会议

【路透社伦敦十七日电】消息灵通人士说，葛罗米柯今天在这里同英国大臣们会谈时，原则上同意重新召开日内瓦裁军会议。

这些人士在葛罗米柯和斯图尔特会谈了两小时以后说，他（葛罗米柯）列举了供谈判的十一项部分裁军的措施。

这些人士又说，虽然他们两人讨论了裁军，联合国问题和德国问题，但没有取得任何真正进展。

这些人士说，斯图尔特极力要求葛罗米柯提出重新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日期。

葛罗米柯对会议的工作表示怀疑，但是他说，继续这种谈判是件好事。他原则上同意恢复这种会议。

这些人士说，他给英国方面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将提出有关召开会议时应如何开始工作的工作文件。

他们猜测，苏联可能是希望先就会议将来的工作计划取得一致，然后才同意举行会议的确切日期。

英国人士再次强调说，会谈的气氛是友好的，葛罗米柯撇开了译员，在整个会谈中都是说的英语。

【路透社伦敦十七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晚说，在苏联外长和英国外交大臣在这里举行两天会谈后，苏联和西方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裁军，联合国，德国统一和越南——上仍然处于僵局。

他们说，在讨论中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到现在为止苏联外长访问的唯一结果是程序性的——今天原则上同意重新十七国日内瓦裁军会议和东西方之间的谈判。

英国人士今晚感到悲观。他们说，看来葛罗米柯来伦敦仅仅是决心表示一下亲切姿态，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已改变了它在任何悬而未决的东西方问题上的态度。

【法新社伦敦十七日电】观察家们今晚在这里说，在葛罗米柯和斯图尔特头两天会谈期间，苏联和英国在会谈中讨论的一切问题上都坚持各自有很大分歧的态度。

尽管如此，预料只有在讨论英苏双边问题（两国外长定于星期五讨论此问题）时才会出现真正“积极的”结果。

【本刊讯】法【费加罗报】十七日发表了它常驻伦敦的特派记者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鉴于目前情况，在越南的敌对行动以及为了熬住可能发生危险的演变而考虑要采取什么办法：这些显然都是这次会谈的主要问题。但是，葛罗米柯的英国会谈对方明白，由于葛罗米柯在苏联官阶中的地位，因此，他几乎只能听一听英国人的意见，向他们说明一下莫斯科的观点，即是说，总之，伦敦人士不指望这次会谈眼前会取得任何积极成果。

【本刊讯】法【震旦报】十七日载文写道：苏联政府由于不能指望得到河内和北京的最低限度的合作，因此，它目前不想采取旨在谈判解决越南危机的任何主动行动，这就是英国官方人士在斯图尔特同葛罗米柯长时间会谈后得到的信念。

（上接第二版）兵同我们南越女人胡缠，很怕这些行为波及到我自己的女儿身上。我的男孩子们也受到涌入西贡的美国影片和美国杂志的影响。我的思想上，不断耽心害怕。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军官，我感到解放阵线部队走的是正路。我欣赏他们的士气和力量，并且决定，只有他们才能使我的孩子们得到安定前途。”

与游击队会面的戏剧性经过

他的逃亡办法很有戏剧性。他同民族解放阵线毫无联系，但是他知道游击队在西贡外面的公路上活动。有一个星期天，他带着妻子和七个孩子，驾车驶离西贡，希望游击队拦住他。他打算面向游击队说明计划，把七个孩子留下作为保证，然后再回西贡接其他的孩子回来。最后，他来到一家旅馆，附近有刚挖好的战壕。

“我问女老板，谁挖的战壕？她说，‘越共’在昨天晚上来到附近。我很想问她，能否代为接头，又怕她出卖。后来，一个保安队员来买鱼露，又借碗来装。她说没有空碗可借，等保安队员走后，她说，就算我有只破碗，也不借给这样的无赖。”我听了，猜出她是个爱国者，于是问她能否向游击队接头。当时，我当然穿的是平常服装。她说，她没有这种联系，不过，如果有游击队偶然路过，可以告诉他们。又过了一阵，她不见了，稍后回来对我说，如果星期二早晨十点钟来，游击队可以给我答复。

临走时找不到大儿子

“我驾车回到西贡，星期二又回到原地。那老太太把我领到一个十字路口，告诉我草子应该走那条路。过了五百码，有人把草子截住了。这是我第一次同游击队见面。我说明计划以后，他们马上同意，问道，‘什么时候呢？’我说，‘今天晚上。’因为若再耽搁，一切都垮了。他们答应了。我回到西贡，当天晚上，我把一家人都挤在草里。可是大儿子始终不见。他到一个朋友家准备大学考试去了。

“我面对着可怕的决定。等到明天吧，整个计划会被发现，而且也就不能践约。我下了决心，为了其他十二个孩子，牺牲这一个。不再等他，就出发了。直到出了西贡之后，我才告诉妻子到哪里去。她最初很发愁，可是与游击队接触之后，她的恐惧消除了。她早就同我一样，为全家的未来而担心。我对于解放阵线干部也有些顾虑，怕他们看不起，当成‘从前的傀儡’。可是从开始接触，双方就建立了很好的气氛，后来就愈来愈好了。

“我很害怕大儿子受苦，但事实上，我的兄弟军官照料他，为我的行动而恭喜他，到了时机到来的时候，而且送他上路来找我们。所以，我们的全家都重聚而安全了。我们现在可以保证，孩子们会有健康的前途。”

他给我介绍了他的三个女儿：柑，二十岁；橙，十六岁；菊，十五岁，个个都是笑容满面，表现出对于爸爸的决定非常高兴。（文内小标题是《大公报》原有的——本刊注）

【新华社巴黎十一日电】法国外交记者协会今日中午宴请即将离职的苏联驻法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宴会由维诺格拉多夫用法文发表一篇演说，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所谈到的主要问题有：越南局势，苏法关系问题，欧洲和德国问题等。

关于越南局势：法新社记者问：法苏两国政府都表示愿为寻求和平解决越南问题而共同努力，您能不能谈一谈法国提出的无先决条件召开日内瓦会议的问题？大使回答：如果继续轰炸，新的日内瓦会议是不能进行工作的。【世界报】外事部主任接着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就召开日内瓦会议，人们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停止轰炸；美国军队撤出南越。大使先生方才只谈了第一个先决条件，而没谈美国撤军的问题，您能不能谈谈这个问题？大使答：关于日内瓦会议的问题，我要说的，我都已说了，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有记者问：关于法苏召开日内瓦会议的主张，北京与河内有何反应，您是否可以谈一谈？大使答：我是苏联大使，这个问题你最好去问中国大使。

一位印度记者问：越南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大使回答说：“谈判”。

苏法关系问题：大使讲：目前苏法两国间，不存在争端的问题，两国的利益是不矛盾的。对于许多问题，两国的观点是吻合的或者是接近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他说，近来两国关系在各方面都有改善，两国的日内瓦会议是互相访问，葛罗米柯和顾夫·德姆维尔将要举行的互访，都表达了两国要发展互相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的愿望。他还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已走上了很好的道路，“绿灯已亮”。

欧洲与德国问题：记者问他：大使在讲话中谈了许多欧洲的问题，您是否可以谈一谈两年前戴高乐提出的

苏驻法大使维诺格拉多夫离职前同记者谈话

鼓吹就越南局势谈判而绝口不提美军撤出南越

【新华社巴黎十一日电】法国外交记者协会今日中午宴请即将离职的苏联驻法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宴会由维诺格拉多夫用法文发表一篇演说，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所谈到的主要问题有：越南局势，苏法关系问题，欧洲和德国问题等。

关于越南局势：法新社记者问：法苏两国政府都表示愿为寻求和平解决越南问题而共同努力，您能不能谈一谈法国提出的无先决条件召开日内瓦会议的问题？大使回答：如果继续轰炸，新的日内瓦会议是不能进行工作的。【世界报】外事部主任接着提出一个问题：现在就召开日内瓦会议，人们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停止轰炸；美国军队撤出南越。大使先生方才只谈了第一个先决条件，而没谈美国撤军的问题，您能不能谈谈这个问题？大使答：关于日内瓦会议的问题，我要说的，我都已说了，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有记者问：关于法苏召开日内瓦会议的主张，北京与河内有何反应，您是否可以谈一谈？大使答：我是苏联大使，这个问题你最好去问中国大使。

一位印度记者问：越南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大使回答说：“谈判”。

苏法关系问题：大使讲：目前苏法两国间，不存在争端的问题，两国的利益是不矛盾的。对于许多问题，两国的观点是吻合的或者是接近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他说，近来两国关系在各方面都有改善，两国的日内瓦会议是互相访问，葛罗米柯和顾夫·德姆维尔将要举行的互访，都表达了两国要发展互相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的愿望。他还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已走上了很好的道路，“绿灯已亮”。

欧洲与德国问题：记者问他：大使在讲话中谈了许多欧洲的问题，您是否可以谈一谈两年前戴高乐提出的

【安莎社纽约十七日电】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赫鲁晓夫重返政治舞台的可能性。他写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内遇到困难之后，在赫鲁晓夫星期天在投票站公开露面之后，这个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一些观察家把他这次露面说成是，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一点来驳斥说他受到严密监视的谣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主席团内在政治上不稳定才安排出来的。

文章的作者说，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在他们的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一点点成绩。毫无疑问，像平常一样关于主席团的决定不发表任何消息这一情况一定掩盖着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团内最有势力的人物都一直在设法得到新的同盟者的支持。

他写道，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被赶下台的克里姆林宫首脑能够重新掌权，已经七十一岁的赫鲁晓夫的年迈也是他重返舞台的严重障碍。

但是，在各个派别都处于困难境地时，利用赫鲁晓夫的技巧可以认为是很有用的。因此，他的公开露面可能是在为了试探一下舆论的反映的情况下安排的。

【本刊讯】英【每日快报】十六日刊登了布罗迪星期一自莫斯科发回的文章，题目是【我不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露面微笑着出现了，在市政选举中公开投票，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刚好有相当多的西方人带着记录这次事件的东西站在周围，这并不是巧合。不，这个场合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他的露面更有趣的是隐藏在它后面的事情。

俄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直觉地了解到赫鲁晓夫下台时发生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由于这件事而产生过分的不安。

【美联社布加勒斯特十八日电】罗马尼亚通讯社星期四报道，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乔治乌—德治患重病。

罗马尼亚所有的报纸都刊登的健康情况公报说，乔治乌—德治患肺炎，“由于肝并发症，黄疸病和肝功能不全，病情加重了”。

这项公报由卫生部长马里内斯库和若干医生署名。公报说，正在进行治疗。

罗马尼亚通讯社没有提

【法新社巴黎十一日电】维诺格拉多夫在法国外交记者为他举行的告别午宴上，谈到两国之间实际已经建立的合作以及缔结正式的新条约的可能性。实际上，他提醒说，戴高乐将军在上次战争中采取了赞成法苏联盟的立场。

法国方面，还没有到这种地步。缔结条约还不是眼前的事，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有了接近，所以已跨越了新的一步，而在过去，主要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设法发展关系。

巴黎人士毫不怀疑法苏关系的不断改善将成功地继续下去，维诺格拉多夫今天在外交记协提到了这种改善。他在巴黎结交了许多朋友，这些人也认为他是法国和法国文化的真正的朋友。他们对他的离职感到遗憾。

维诺格拉多夫三月三十一日离开巴黎，在巴黎任职十二年之久。

【法新社巴黎十七日电】由亲华的前法共党员出版的一家月刊今天说，法共不久将开除一批有同情中国在中苏争端中的立场嫌疑的党员。【新人道报】月刊是由支持北京意识形态立场的前共产党员组成的“马列主义小组联合会”出版的。

它说，清洗可能在马赛，格雷诺布尔，南锡和图尔等市进行。

第二期【新人道报】建议读者收听北京电台和地拉那电台的广播，阅读中国和阿爾巴尼亚的刊物。法共曾告诫它的党员，不要阅读这些刊物。

但是在西方，一些共产党却处于激动不安的状态，它们的形象被损坏了，它们的对手掌握了一个强大的宣传武器。

外国共产党人慢慢地开始形成一个论点，说只要赫鲁晓夫继续处于完全默默无闻的状况下，俄国在国外的名声就会受到批评。政敌中的丧心病狂的人要说他被枪毙了，或被逮捕了，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我想，试图纠正这种印象的决定是圣诞节刚刚过去之后作出的。通过这里的和西方的复杂的计划周密的透露和暗示网，人们知道了赫鲁晓夫正在他的别墅里过着退休的生活。

这还不够。必须有他生活得很好的不可辩驳的证据来结束国外的挑剔的问题。

大约两个星期之前，此间西方人士通过种种谣传得悉：赫鲁晓夫夫妇将住在莫斯科中心的一层楼上。

使他出现的计划在进行中，在上周，特别是在上星期六，谣言开始嗡嗡地传开了。

于是，在星期日，赫鲁晓夫夫妇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赫鲁晓夫在他短暂地回到人们注意力的中心的时候说，他以后要接见记者。

【本刊讯】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十八日从华盛顿报道，欧洲报纸和这里的报纸先后报道人们的猜测，即苏联前总理赫鲁晓夫可能卷土重来。反映官方看法的美国报纸希望赫鲁晓夫重新执政。

苏联问题专家在【纽约时报】星期一刊登的一则电讯中间道，“赫鲁晓夫能卷土重来吗？”他接着猜测，这位被黜的苏联领导人“可能又在克里姆林宫起主要的作用”。

【华盛顿明星晚报】在社论中表示欢迎赫鲁晓夫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因为，它认为，目前的苏联领导人都没有受过较好的训练来对付毛泽东，和以牙还牙。”

【法新社报道法《新人道报》说

法共打算开除馬賽等地的党员

【安莎社纽约十七日电】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赫鲁晓夫重返政治舞台的可能性。他写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内遇到困难之后，在赫鲁晓夫星期天在投票站公开露面之后，这个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一些观察家把他这次露面说成是，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一点来驳斥说他受到严密监视的谣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主席团内在政治上不稳定才安排出来的。

文章的作者说，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在他们的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一点点成绩。毫无疑问，像平常一样关于主席团的决定不发表任何消息这一情况一定掩盖着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团内最有势力的人物都一直在设法得到新的同盟者的支持。

他写道，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被赶下台的克里姆林宫首脑能够重新掌权，已经七十一岁的赫鲁晓夫的年迈也是他重返舞台的严重障碍。

但是，在各个派别都处于困难境地时，利用赫鲁晓夫的技巧可以认为是很有用的。因此，他的公开露面可能是在为了试探一下舆论的反映的情况下安排的。

【本刊讯】英【每日快报】十六日刊登了布罗迪星期一自莫斯科发回的文章，题目是【我不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露面微笑着出现了，在市政选举中公开投票，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刚好有相当多的西方人带着记录这次事件的东西站在周围，这并不是巧合。不，这个场合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他的露面更有趣的是隐藏在它后面的事情。

俄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直觉地了解到赫鲁晓夫下台时发生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由于这件事而产生过分的不安。

【安莎社纽约十七日电】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赫鲁晓夫重返政治舞台的可能性。他写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内遇到困难之后，在赫鲁晓夫星期天在投票站公开露面之后，这个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一些观察家把他这次露面说成是，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一点来驳斥说他受到严密监视的谣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主席团内在政治上不稳定才安排出来的。

文章的作者说，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在他们的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一点点成绩。毫无疑问，像平常一样关于主席团的决定不发表任何消息这一情况一定掩盖着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团内最有势力的人物都一直在设法得到新的同盟者的支持。

他写道，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被赶下台的克里姆林宫首脑能够重新掌权，已经七十一岁的赫鲁晓夫的年迈也是他重返舞台的严重障碍。

但是，在各个派别都处于困难境地时，利用赫鲁晓夫的技巧可以认为是很有用的。因此，他的公开露面可能是在为了试探一下舆论的反映的情况下安排的。

【本刊讯】英【每日快报】十六日刊登了布罗迪星期一自莫斯科发回的文章，题目是【我不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露面微笑着出现了，在市政选举中公开投票，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刚好有相当多的西方人带着记录这次事件的东西站在周围，这并不是巧合。不，这个场合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他的露面更有趣的是隐藏在它后面的事情。

俄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直觉地了解到赫鲁晓夫下台时发生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由于这件事而产生过分的不安。

【安莎社纽约十七日电】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赫鲁晓夫重返政治舞台的可能性。他写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内遇到困难之后，在赫鲁晓夫星期天在投票站公开露面之后，这个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一些观察家把他这次露面说成是，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一点来驳斥说他受到严密监视的谣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主席团内在政治上不稳定才安排出来的。

文章的作者说，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在他们的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一点点成绩。毫无疑问，像平常一样关于主席团的决定不发表任何消息这一情况一定掩盖着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团内最有势力的人物都一直在设法得到新的同盟者的支持。

他写道，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被赶下台的克里姆林宫首脑能够重新掌权，已经七十一岁的赫鲁晓夫的年迈也是他重返舞台的严重障碍。

但是，在各个派别都处于困难境地时，利用赫鲁晓夫的技巧可以认为是很有用的。因此，他的公开露面可能是在为了试探一下舆论的反映的情况下安排的。

【本刊讯】英【每日快报】十六日刊登了布罗迪星期一自莫斯科发回的文章，题目是【我不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露面微笑着出现了，在市政选举中公开投票，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刚好有相当多的西方人带着记录这次事件的东西站在周围，这并不是巧合。不，这个场合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他的露面更有趣的是隐藏在它后面的事情。

俄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直觉地了解到赫鲁晓夫下台时发生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由于这件事而产生过分的不安。

【安莎社纽约十七日电】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赫鲁晓夫重返政治舞台的可能性。他写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内遇到困难之后，在赫鲁晓夫星期天在投票站公开露面之后，这个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一些观察家把他这次露面说成是，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一点来驳斥说他受到严密监视的谣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主席团内在政治上不稳定才安排出来的。

文章的作者说，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在他们的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一点点成绩。毫无疑问，像平常一样关于主席团的决定不发表任何消息这一情况一定掩盖着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团内最有势力的人物都一直在设法得到新的同盟者的支持。

他写道，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被赶下台的克里姆林宫首脑能够重新掌权，已经七十一岁的赫鲁晓夫的年迈也是他重返舞台的严重障碍。

但是，在各个派别都处于困难境地时，利用赫鲁晓夫的技巧可以认为是很有用的。因此，他的公开露面可能是在为了试探一下舆论的反映的情况下安排的。

【本刊讯】英【每日快报】十六日刊登了布罗迪星期一自莫斯科发回的文章，题目是【我不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露面微笑着出现了，在市政选举中公开投票，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刚好有相当多的西方人带着记录这次事件的东西站在周围，这并不是巧合。不，这个场合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他的露面更有趣的是隐藏在它后面的事情。

俄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直觉地了解到赫鲁晓夫下台时发生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由于这件事而产生过分的不安。

【安莎社纽约十七日电】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赫鲁晓夫重返政治舞台的可能性。他写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内遇到困难之后，在赫鲁晓夫星期天在投票站公开露面之后，这个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一些观察家把他这次露面说成是，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一点来驳斥说他受到严密监视的谣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主席团内在政治上不稳定才安排出来的。

文章的作者说，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在他们的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一点点成绩。毫无疑问，像平常一样关于主席团的决定不发表任何消息这一情况一定掩盖着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团内最有势力的人物都一直在设法得到新的同盟者的支持。

他写道，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被赶下台的克里姆林宫首脑能够重新掌权，已经七十一岁的赫鲁晓夫的年迈也是他重返舞台的严重障碍。

但是，在各个派别都处于困难境地时，利用赫鲁晓夫的技巧可以认为是很有用的。因此，他的公开露面可能是在为了试探一下舆论的反映的情况下安排的。

【本刊讯】英【每日快报】十六日刊登了布罗迪星期一自莫斯科发回的文章，题目是【我不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露面微笑着出现了，在市政选举中公开投票，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刚好有相当多的西方人带着记录这次事件的东西站在周围，这并不是巧合。不，这个场合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他的露面更有趣的是隐藏在它后面的事情。

俄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直觉地了解到赫鲁晓夫下台时发生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由于这件事而产生过分的不安。

【安莎社纽约十七日电】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赫鲁晓夫重返政治舞台的可能性。他写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内遇到困难之后，在赫鲁晓夫星期天在投票站公开露面之后，这个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一些观察家把他这次露面说成是，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一点来驳斥说他受到严密监视的谣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主席团内在政治上不稳定才安排出来的。

文章的作者说，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在他们的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一点点成绩。毫无疑问，像平常一样关于主席团的决定不发表任何消息这一情况一定掩盖着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团内最有势力的人物都一直在设法得到新的同盟者的支持。

他写道，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被赶下台的克里姆林宫首脑能够重新掌权，已经七十一岁的赫鲁晓夫的年迈也是他重返舞台的严重障碍。

但是，在各个派别都处于困难境地时，利用赫鲁晓夫的技巧可以认为是很有用的。因此，他的公开露面可能是在为了试探一下舆论的反映的情况下安排的。

【本刊讯】英【每日快报】十六日刊登了布罗迪星期一自莫斯科发回的文章，题目是【我不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露面微笑着出现了，在市政选举中公开投票，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刚好有相当多的西方人带着记录这次事件的东西站在周围，这并不是巧合。不，这个场合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他的露面更有趣的是隐藏在它后面的事情。

俄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直觉地了解到赫鲁晓夫下台时发生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由于这件事而产生过分的不安。

【安莎社纽约十七日电】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赫鲁晓夫重返政治舞台的可能性。他写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内遇到困难之后，在赫鲁晓夫星期天在投票站公开露面之后，这个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一些观察家把他这次露面说成是，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一点来驳斥说他受到严密监视的谣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主席团内在政治上不稳定才安排出来的。

文章的作者说，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在他们的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一点点成绩。毫无疑问，像平常一样关于主席团的决定不发表任何消息这一情况一定掩盖着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团内最有势力的人物都一直在设法得到新的同盟者的支持。

他写道，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被赶下台的克里姆林宫首脑能够重新掌权，已经七十一岁的赫鲁晓夫的年迈也是他重返舞台的严重障碍。

但是，在各个派别都处于困难境地时，利用赫鲁晓夫的技巧可以认为是很有用的。因此，他的公开露面可能是在为了试探一下舆论的反映的情况下安排的。

【本刊讯】英【每日快报】十六日刊登了布罗迪星期一自莫斯科发回的文章，题目是【我不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露面微笑着出现了，在市政选举中公开投票，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刚好有相当多的西方人带着记录这次事件的东西站在周围，这并不是巧合。不，这个场合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他的露面更有趣的是隐藏在它后面的事情。

俄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直觉地了解到赫鲁晓夫下台时发生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由于这件事而产生过分的不安。

【安莎社纽约十七日电】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赫鲁晓夫重返政治舞台的可能性。他写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内遇到困难之后，在赫鲁晓夫星期天在投票站公开露面之后，这个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一些观察家把他这次露面说成是，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一点来驳斥说他受到严密监视的谣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主席团内在政治上不稳定才安排出来的。

文章的作者说，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在他们的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一点点成绩。毫无疑问，像平常一样关于主席团的决定不发表任何消息这一情况一定掩盖着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团内最有势力的人物都一直在设法得到新的同盟者的支持。

他写道，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被赶下台的克里姆林宫首脑能够重新掌权，已经七十一岁的赫鲁晓夫的年迈也是他重返舞台的严重障碍。

但是，在各个派别都处于困难境地时，利用赫鲁晓夫的技巧可以认为是很有用的。因此，他的公开露面可能是在为了试探一下舆论的反映的情况下安排的。

【本刊讯】英【每日快报】十六日刊登了布罗迪星期一自莫斯科发回的文章，题目是【我不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露面微笑着出现了，在市政选举中公开投票，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刚好有相当多的西方人带着记录这次事件的东西站在周围，这并不是巧合。不，这个场合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他的露面更有趣的是隐藏在它后面的事情。

俄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直觉地了解到赫鲁晓夫下台时发生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由于这件事而产生过分的不安。

【安莎社纽约十七日电】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赫鲁晓夫重返政治舞台的可能性。他写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内遇到困难之后，在赫鲁晓夫星期天在投票站公开露面之后，这个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一些观察家把他这次露面说成是，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一点来驳斥说他受到严密监视的谣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主席团内在政治上不稳定才安排出来的。

文章的作者说，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在他们的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一点点成绩。毫无疑问，像平常一样关于主席团的决定不发表任何消息这一情况一定掩盖着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团内最有势力的人物都一直在设法得到新的同盟者的支持。

他写道，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被赶下台的克里姆林宫首脑能够重新掌权，已经七十一岁的赫鲁晓夫的年迈也是他重返舞台的严重障碍。

但是，在各个派别都处于困难境地时，利用赫鲁晓夫的技巧可以认为是很有用的。因此，他的公开露面可能是在为了试探一下舆论的反映的情况下安排的。

【本刊讯】英【每日快报】十六日刊登了布罗迪星期一自莫斯科发回的文章，题目是【我不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露面微笑着出现了，在市政选举中公开投票，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刚好有相当多的西方人带着记录这次事件的东西站在周围，这并不是巧合。不，这个场合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他的露面更有趣的是隐藏在它后面的事情。

俄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直觉地了解到赫鲁晓夫下台时发生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由于这件事而产生过分的不安。

【安莎社纽约十七日电】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赫鲁晓夫重返政治舞台的可能性。他写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内遇到困难之后，在赫鲁晓夫星期天在投票站公开露面之后，这个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一些观察家把他这次露面说成是，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一点来驳斥说他受到严密监视的谣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主席团内在政治上不稳定才安排出来的。

文章的作者说，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在他们的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一点点成绩。毫无疑问，像平常一样关于主席团的决定不发表任何消息这一情况一定掩盖着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团内最有势力的人物都一直在设法得到新的同盟者的支持。

他写道，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被赶下台的克里姆林宫首脑能够重新掌权，已经七十一岁的赫鲁晓夫的年迈也是他重返舞台的严重障碍。

但是，在各个派别都处于困难境地时，利用赫鲁晓夫的技巧可以认为是很有用的。因此，他的公开露面可能是在为了试探一下舆论的反映的情况下安排的。

【本刊讯】英【每日快报】十六日刊登了布罗迪星期一自莫斯科发回的文章，题目是【我不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露面微笑着出现了，在市政选举中公开投票，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刚好有相当多的西方人带着记录这次事件的东西站在周围，这并不是巧合。不，这个场合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他的露面更有趣的是隐藏在它后面的事情。

俄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直觉地了解到赫鲁晓夫下台时发生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由于这件事而产生过分的不安。

【安莎社纽约十七日电】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赫鲁晓夫重返政治舞台的可能性。他写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在国际和国内遇到困难之后，在赫鲁晓夫星期天在投票站公开露面之后，这个问题具有了现实意义。一些观察家把他这次露面说成是，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一点来驳斥说他受到严密监视的谣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由于主席团内在政治上不稳定才安排出来的。

文章的作者说，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在他们的政策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一点点成绩。毫无疑问，像平常一样关于主席团的决定不发表任何消息这一情况一定掩盖着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主席团内最有势力的人物都一直在设法得到新的同盟者的支持。

他写道，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被赶下台的克里姆林宫首脑能够重新掌权，已经七十一岁的赫鲁晓夫的年迈也是他重返舞台的严重障碍。

但是，在各个派别都处于困难境地时，利用赫鲁

没有谈起过的一个惊人现象楞住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景象，一道黄色和白色的长带，在地平线以上约一百公里，在这条带以下是一些星星。在月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条带以上是更多的星星，我们不只一次看到这些明亮的带，有几次它们看上去好象分成几段悬挂在地球上空。（待续）

国外讨论应用塑料角膜等问题

美《斯通周刊》评美军登陆岷港时指出 约翰逊在南越作了艾森豪威尔不敢做的事

这家刊物认为美国将越来越深地陷入南越泥沼中，并说岷港要成为第二个敦刻尔克或奠边府

【本刊讯】美国《斯通周刊》十五日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约翰逊跑进了艾克和肯尼迪不敢走的地方》的评论，摘要如下：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一九五四年当尼克松、雷德福和杜勒斯希望美国干涉越南以防止和平谈判时，艾森豪威尔说，“如果美国单方面地让它的部队卷入印度支那冲突和亚洲的一系列战争中的话，其结果将是耗尽我们的资源和削弱我们整个防御地位。”据最近透露，肯尼迪在他就任的第一年内也面临过同样的要求并作出了同样的决定。阿瑟·克罗克在二月十四日《纽约时报》的专栏内第一次透露，肯尼迪拒绝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项要求派四万名美国军队去越南的决定。根据克罗克的笔记，肯尼迪对

克罗克说，“他仍然认为，美国军队不当派到亚洲大陆”去，特别是“不应当卷到游击队造成的内战中去。”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拒绝做的，约翰逊现在已经做了。他已经把美国战斗部队派到了亚洲。

的确，在三千五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到达岷港时，发表了一些通常的含糊其词的谈话。《华盛顿邮报》三月九日说，“由于人数和任务有限，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它已经像通常理解的那样把战斗部队派往亚洲”。我们的将军可以像希腊神学家那样玄妙。但是，海军陆战队并不只是去坐在那里。他们甚至可能出去搞一点儿自己的射击。因为正如《巴尔的摩太阳报》三月九日报道的，两个营由于装备了轻型坦克和火箭发射

器，就“不止是步兵”，虽然据说，把他们当作“可能的进攻部队的先头部队的主意甚至考虑都没有考虑过”。

如果美国的“军事顾问”同他们为其充当顾问的南越军队一起被打死的话，这种失败并不直接牵涉到美国的威信。但是如果美国的两营海军陆战队被游击队打败的话，美国部队将会丢失面子。为了挽回我们的“威信”，我们将被迫派更多的部队去并被要求进行更多的报复性轰炸。一旦我们投入了战斗部队，我们就陷入了法国人所谓的“齿轮”中间，这些“齿轮”将把我们越来越深和越来越痛苦地卷入进去。海军陆战队登陆的时间和地点将会招来一个敦刻尔克（注），如果不是奠边府的话。岷港的位置像奠

边府一样，处于受越共控制的群山怀抱之中；唯一幸运的差别是，它有一条可以很快从海上逃走的路线。那一带的军事局势都正在恶化。一架载有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在降落时遭到射击。虽然防御圈应当是八英里，但是游击队在海军陆战队开始登陆前的那天晚上在岷港跑道以南只三英里的地方打垮了地方部队的一个排。在岷港以南，游击队切断了一条南北方向的铁路和一条通向西贡的公路。实际上，他们已经把南越切成了两半。在这个国家中部的仍然由政府控制的几个沿海城市挤满了难民，除空中以外，没有什么路可以出去。美国的猛烈轰炸正在杀害平民，虽然并没有制止游击队。南越军队的逃兵正急剧增加，如果战争的时间还要长得多，我们将不得不自己打下去。

厌战情绪已经传布开来。法国一名记者描写了西贡的人们的疯狂的努力，把可卖的一切财产换成现钱，然后就离开。华盛顿的“情报机构”正在尽力把全部真相掩盖起来。

当正准备派遣更多的战斗部队的时候，正在使公众对美国进行海军封锁作准备；戈德华特必须认定，他在竞选中获胜了！

（本刊注：敦刻尔克是法国最北部的一个港口。一九四〇年五月，英国军队在法国北部被德国法西斯军击败后，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四日间仓惶集中在敦刻尔克，渡过英吉利海峡退回英国，丢弃大量武器和物资，被称为“敦刻尔克大溃退”。）

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谴责侵略越南战争 美国一千多名教育工作者

星期日的广告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已给南越人民带来说不尽的痛苦的，不道德的和无人道的战争。”这则广告占了一页的三分之一，是由大学委员会为抗议越南战争而刊登的。

星期一的广告说：“我

【本刊讯】美共《工人报》最近一期发表一篇题为《教育工作者以给约翰逊的信的广告形式抨击越南战争》的消息，摘要如下：

七十多所学院，大学，医疗站和其他组织的一千多名教育工作者署名在星期日和星期一的国内版《纽约时报》刊登两幅广告谴责越南战争。

们已经把战争扩大了，这场战争将扩大到什么样的地步呢？”这幅广告占了半页的篇幅。

两幅广告都称为就越南问题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

星期日的广告指出，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人民赞成举行谈判以便结束这场战争。

广告接着要求约翰逊“停止我们的片面的，非法行动”，把这个争端提交国际组织以便谈判。

这幅广告由四百三十个教育工作者人员署名，他们主要是纽约——新泽西州地区的。

星期一的广告是重登第一次在二月十六日刊登的广告，这个广告坚持认为我们在东南亚的每个地方都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这幅广告最后说：“如果我们不要把战争扩大到完全不可设想的程度，作为有理智的人，我们就必须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发起举行谈判。”

这幅广告是由主要是费城一普林斯顿—布伦兹威克地区的六百一十三名教育工作者人员署名的。

美知名人士刊登广告指責美“白皮书”

【美新处华盛顿十二日电】昨天的《华盛顿邮报》刊登一个广告评越南问题的白皮书。

占一版的四分之一篇幅的广告转载了三月十三日《新共和》杂志的一篇文章，指责美国的白皮书，在这则广告后面签名的有以前负责国际合作方面的官员布

朗，前美国国务院顾问寇因，曾获总统的自由勋章的马姆福德，芝加哥大学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中心的主任摩根索和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国家行动研究所所长韦季。这则广告最后建议关心越南战争的人们写信给约翰逊总统和他们的议员。

代替角膜移植

外电报道 意医生用移植本人的牙质薄膜治疗失明



【合众国际社罗马三月十二日电】医学界人士今天说，有一位罗马医生研究出了一种从病人自己的牙齿取下的薄膜移植物质代替角膜

来治疗失明的新办法。斯特兰佩利教授研究出来的这一新技术是罗马圣约翰医院院长博纳迪斯教授向报界透露的。他说，过去一年半中，已经在二十个病人身上采用了这种新技术，全部成功。博纳迪斯说，这种

新技术消除了移植死眼角膜方面的许多技术困难，死眼角膜很难保存。

斯特兰佩利的技术是以一层牙质薄膜来代替盲人的角膜，牙质薄膜是一种透明的骨头状物质，它构成牙齿的主要物质。他选择牙质是因为牙科方面的经验表明，它同外来物体接触时不会象其它大多数组织一样产生不良反应。

取出牙质的办法是把病人的牙齿之一的根同连接着的骨头组织一起拔出来，从上面切出一小圆片牙质把它移植到眼球上去。这个小圆片约为二十五分之一英寸厚，三分之一英寸直径。

英国医生说 已找到把角膜保存一年的方法

【路透社伦敦二月二十三日电】据今天这里宣布，英国一个外科医生小组发明了一种低温办法可以长期保藏健康的眼球，因此他们可以把角膜移植给失明的人。

这种新技术是把角膜放在甘油中冷却到摄氏零下七十九度，使这种角膜可以保藏到一年以上而不是过去那样最多只能存一个月。

伦敦威斯敏斯特医院的这个外科医生小组还发现，如果把冷却温度下降到零下一百九十七度，脆弱的角膜就可以无限期地保藏。

这个小组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透露，曾经用这种技术恢复了两男两女的视力。

预计在几个月内将有可能在伦敦的穆尔费尔兹眼科

医院建立世界第一家真正的眼库。已经有四十个“经过低温冷却的”眼球空运去锡兰，塞拉勒窝内和亚丁。许多盲人施行的手术中已加可以使用。

应用前，必须找出更好的抑制药物。排斥作用，金氏说，在动物角膜移植能普遍应用。向移植到眼上，但病人有排斥移植物的倾向。优良的松与其它抗炎药物以抑制此种排斥作用。研究能在实验动物和人中应用，但希望新的证明。塑料角膜是由甲基丙烯酸或硅组成的，可以在实验动物和人中应用，但希望新的证明。研究能在实验动物和人中应用，但希望新的证明。研究能在实验动物和人中应用，但希望新的证明。

报道了角膜的新研究与角膜手术的进展。在病人在四天的会议期间，有六十位眼科学家讨论了为盲人应用的塑料角膜与动物角膜保存与移植人角膜的新技术与国际眼库的工作。在四天的会议期间，有六十位眼科学家讨论了为盲人应用的塑料角膜与动物角膜保存与移植人角膜的新技术与国际眼库的工作。

美发刊表

苏三人宇宙飞船「上升号」航行记

【本刊讯】美国《生活》杂志一月二十二日一期登载了一篇专文，题为《宇宙航行员讲述史诗式的三人绕地球飞行》，摘要如下：

（原编者注：在一九六四年的“哥伦布日”，一个俄国宇宙航行员三人小组搭乘了他们的宇宙飞船“上升号”作了二十四小时的围绕地球飞行。这里，三位宇宙人——驾驶员科马罗夫和医学家费奥克季斯托夫——在通常喜欢保密的俄国从未发表过的非常说明问题的材料中，以自己的第一手材料报道了这次空前的航程的情况。）

在“上升号”以前苏联的各次宇宙飞行中，宇宙航行员穿戴装置——宇宙服，高筒靴——要花很长时间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只用了十分钟。我们的“特制”服装仅仅是羊毛衬衫和舒服的裤子，外面再套上舒服暖和的茄克。

发 射
莫斯科时间上午十点

半，决定性的时间已经到达。我们几乎立刻就听到一声有力而庄严的命令：“发射！”

加加林和其它宇宙航行员曾经常常跟我们说起在飞行的所谓主动段——就是在发射的一刹那到飞船进入轨道的一刹那——对他们所产生的力。我们现在自己感到了这种力。

对叶戈罗夫说来，这一切都跟旅客在搭乘普通的图—104 喷气式客机起飞时所感觉到的一样，只不过重力稍微大点。我们的总的感觉是：发射并没有原先预料的那么激烈；加速情况比在离心机里试验时容易忍受。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上升号”上的设备有了很大改善的缘故。特别是重力对宇宙航行员的影响已经缩小——这是我们的工作椅，或者说是睡椅的特殊设计的直接后果，这种椅子恰当地紧贴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进入轨道

随着飞船头部护罩的张开和脱落出现一声微弱的声音，通过舷窗我们都看到了老远老远以外的地球，盖着一层薄薄的云。景致非常美丽。飞行的主动段不久就过去，声音停止了，过大压力的感觉已被失重状态代替。“上升号”进入了轨道，是开始工作的时候了。

我们在全部飞行中都可以不用安全带进行工作。这

使我们能够在舱内自由活动，改变工作位置以及走近舷窗从那里对地球和宇宙进行最清楚的观察。

有很多人以为失重状态跟某种涅槃一样——一种极其清静安宁的状态。不是这么一回事。失重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对整个有机体发生作用的应变，虽然人在肌肉活动方面使用较少的气力。

我们每个人在完成第一班看守后都睡了一会儿。醒着的两个人对观察他们的睡着的同志感到十分有趣。虽然他的身体被绑住，但是他的四肢却不受地球重力的影响，采取了一些完全预料不到的姿势。例如，使人感到很好笑的是看到他的两手在空中浮着。

“上升号”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的视线领域比以前的几艘宇宙飞船有了改进。这使我们能比我们以前的人更清楚地观察宇宙。

在围绕地球第一圈飞行中，当“上升号”一进入地球的阴影后，我们三人就被以前的几位宇宙航行员谁都没有谈起过的一个惊人现象愣住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景象，一道黄色和白色的长带，在地平线以上约一百公里，在这条带以下是一些星星。在月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条带以上是更多的星星，我们不只一次看到这些明亮的带，有几次，它们看上去好象分成几段悬挂在地球上空。（待续）

国外讨论应用塑料角膜等问题